**北大簡《蒼頡篇》初讀**
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周飛

**簡文釋讀**

 簡12的整理者釋為梲。細審圖版，此字從衣從兌，應釋為裞。此字也見於阜陽簡C22，但字已殘，僅留衣旁，作。《說文》“裞，贈終者衣被曰裞，从衣兌聲”。

簡15的字整理者隸定為“鞠”，即《說文》革部“鞠，蹋鞠也，从革匊聲”，在此借為“麹”。此字是尚處在過渡中的形體，也可以分析為從米聲。其左上所從似“艸”，“艸”和“竹”在戰國時期往往通用，因此此字可能是“𥶶”字[[1]](#footnote-1)。《說文·米部》“𥶶，酒母也。从米，𥷚省聲。”這樣分析就省了假借的一步。

簡18的與簡15字一樣，可分析為從言從，直接對應《說文》“𥷚”字。

 簡27的應為鳶字。睡虎地秦簡《日書甲種》24背貳作，整理者隸定為鳶，釋為弋。楚帛書丙篇作，釋為鳶[[2]](#footnote-2)。與、顯然為一字。

 簡34的𣉩字，北大簡整理者認為其義為覆，在此借為堊。此字還有另一種可能。睡虎地秦簡，睡虎地秦簡《日乙》簡217有“冬三月，甲乙死者，必兵死，其南𣉩之”，其中𣉩作。簡203有“春三月……丙丁死者，其東有憙，正西惡之”，睡虎地秦簡整理者指出𣉩即惡字。《汗簡》39頁惡作，《古文四聲韻》82頁惡作[[3]](#footnote-3)。因此，𣉩可能是惡的異體，在此借為堊。

簡65最下兩字殘。其中倒數第二字作，左邊從目，右邊分上下兩部分，上部應該是炎的一半，下部是舛的左半，即夊，因此此字應為瞵。《說文·目部》：“瞵，目精也，从目粦聲。”最後一字作，似為盼字。

簡74最下一字可能是窯字。

**內容編聯**

簡1與英藏簡可以綴連。

英藏簡中有如下一批簡：

□﹝貇﹞﹝簪﹞吉忌，﹝瘛﹞2235

貇簪吉忌，瘛癰痤3176

癰痤，賞□□3543

﹝簪﹞吉忌﹝瘛﹞2532

癃 2242

﹝癰﹞痤□2325

癃癰痤，賞□Y3382

□癰痤，▂賞賜□3543

賞祿3289

祿賢知賜予2472

祿賢知賜2506

賢知賜予3582

分貸□2263

□久貸□2925

□貸□□3517

賢知賜予分貸莊犯3430

連綴起來就是“貇簪吉忌，瘛癃癰痤，賞祿賢知，賜予分貸，莊犯”。

阜陽簡《蒼頡篇》有以下兩簡與上述文句對應：

□分貸壯犯****C54

 □□俗，貇鬵吉忌，瘛癃癰痤，疢痛遬欬，毒C7

與英藏簡這句話對應，可知“賞祿賢知，賜予分貸，莊犯”確為《蒼頡篇》的內容。綴連英藏簡與阜陽簡可得到“賞祿賢知，賜予分貸，莊犯****”。

英藏簡3543其中▂作，胡平生先生指出是章節號[[4]](#footnote-4)。英藏簡編聯出來的“貇簪吉忌，瘛癃癰痤，賞祿賢知，賜予分貸，莊犯”與阜陽簡C7的“□□俗，貇鬵吉忌，瘛癃癰痤，疢痛遬欬，毒”文句不同，胡平生先生據以指出英藏簡與阜陽簡“不但文字順次不同，分章也不一樣”[[5]](#footnote-5)。但是由於受當時材料所限，無法得知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。梁靜先生[[6]](#footnote-6)認為英藏簡“賞”字之後的內容可能與之前的內容不屬於同一篇，白軍鵬先生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不同版本間“斷章”不同造成的[[7]](#footnote-7)。

北大簡為這一差異提供了答案。北大簡整理者在《北大藏漢簡<蒼頡篇>與其他出土簡本對照表》中，特地將英藏簡這一內容放在北大簡第一簡之前，應當是認為“賞祿賢知，賜予分貸，莊犯****”是簡1之前所缺失的內容。

我們認為北大簡整理者的想法是很正確的。北大簡中本章的章題是“□祿”，取自本章首簡的頭兩字，而英藏簡“賞祿賢知”一句前恰有一個分隔號，告訴我們這一句應是一章的章首，兩者正相對應，且“貸”是之部字，與本章所押韻部一致。因此“賞祿賢知，賜予分貸，莊犯****”應為本章的首簡，本章章題應為“賞祿”。

至於為什麼英藏簡中“賞祿賢知”放在“癰痤”之後，我們認為可能是英藏簡所據的原本出現了錯簡，將本章的首簡編在“瘛癃癰痤”所在的簡之後。

 簡55作“屏圂廬廡，亭庉陛堂，庫府廥廏，囷窌廩倉，桶槩參斗”，簡56的首句是“犀犛豺狼”。與簡55內容對應的阜陽簡C35作“廥廄廏，囷窌廩倉，秉槩參斗，升半實當，□□”。簡55如果與簡56相接，那麼內容就與阜陽簡有很大不同，但是從我們的觀察看，北大簡與阜陽簡的內容差距很小。再看簡背劃痕，簡55與簡56的劃痕并不連貫。雖然簡56的劃痕非常靠上，可能是一長道劃痕的起始，但我們無法得知簡55所屬的劃痕是否到此就終止了，因此這並不是簡55與簡56相接的充分條件。簡55與簡56之間應該有缺簡。簡55後的內容參考阜陽簡，應當是“升半實當，□□”。

簡62作“鑄冶容鑲，顗視𣤶數，偃鼂運糧，攻穿襜魯，壘鄣墜京”，其后有缺簡。張存良先生據水泉子簡“□鎬林禁”一句將阜陽簡C31與C63綴連[[8]](#footnote-8)，得到“□鄣隊亭，咸地斥競，盡摶四荒，酆鎬C31林禁□C63”，可知簡62後所缺簡的內容應為“咸地斥競，盡摶四荒，酆鎬林禁”。

**與阜陽簡對讀**

通過比較北大簡與阜陽簡我們不難發現，兩者在文句方面的差別是很小的，主要是下面一處：

北大簡：漢兼天下，海內并廁，胡無噍類，菹醢離異，戎翟給賨 簡8

 百越貢織，飭端修灋，變大制裁，男女蕃殖，六畜逐字 簡9

阜陽簡：□兼天下，海內并廁，飭端修灋，變□ C2

阜陽簡在“海內并廁”之後少了“胡無噍類，菹醢離異，戎翟給賨，百越貢織”四句，而居延舊簡、水泉子簡、英藏簡中都有這些內容。因此我們傾向於認為阜陽簡也應當有這四句話，只是因為文句順序與其它簡本有別，而沒有寫在“海內并廁”句後。造成這種文句順序差別的原因，可能是因為抄寫過程中的差錯，也可能是因為所據原本出現了錯簡。

北大簡與阜陽簡的主要區別還在於文字方面。如：

北大簡9的抑字阜陽簡作C9，即印。

北大簡9的啟字阜陽簡作C9，右邊從刀。

北大簡11的柩字阜陽簡作匛。

北大簡29罘字阜陽簡作C13，從咅。

按：字舊釋為罯，對比北大簡可知此字應當為𦊾字，《說文》“𦊾，兔罟也。从网否聲。” 字應當從罒從咅，咅從否演變而來，咅與否在秦漢間常作為異體出現。古文字口中常加一筆作為羨劃，所從咅的口中便加了一筆羨劃，因而與音形似。

北大簡29𧤕字阜陽簡作C17，從木。

北大簡55窖字阜陽簡作C35，《說文》卷七·穴部：窖也。从穴卯聲。

北大簡62容字阜陽簡作C36，作鎔。

這些區別都是比較小的，很可能是傳抄過程中產生的差異。

 北大簡與阜陽簡中很多相同的地方更值得我們關注。如：

北大簡50的疕字阜陽簡作 C25，北大簡與阜陽簡相同，而水泉子簡作暫9，從广從比。

北大簡53“街巷垣蘠”中的蘠字阜陽簡作C28，與北大簡一樣都借蘠為牆。

 北大簡與阜陽簡中有些字共同體現出與秦文字不同的特點，如：

貇字秦文字多從豕，如（睡·律·田1） （睡·律·金74） （嶽麓·為71）從豕。而北大簡作，阜陽簡作C7，皆從豸。

篋字秦文字多作匧，與《說文》字頭篆文同，而北大簡與阜陽簡則皆從竹，與《說文》或體同。

北大簡53巷字，阜陽簡作C28，共字中間都有一橫，而秦漢文字多沒有這一羨劃。

這些文字上的共同點，與文句上的一致，讓我們相信北大簡與阜陽簡所據的原本在內容上應當是非常接近的。

**押韻情況**

從北大簡來看，《蒼頡篇》應當是通篇隔句押韻的，即偶數句押韻。奇數句或奇偶句之間押韻的情況應屬巧合，而非有意為之。以下八支簡寫有該章字數：

百五十二 簡7

百廿八 簡26

百廿八 簡31

百一十二 簡37

百卌四 簡45

百卅六 簡52

百四 簡58

百五十二 簡67

百廿八 簡77

《蒼頡篇》四字一句，兩句一韻，即八字一韻。而上述的每章字數都可以被八整除，由此可以推知《蒼頡篇》分章時應當考慮到了押韻情況，所以每章都是偶數句，以便一韻到底，沒有散句。

1. 趙平安：《释“”及相关诸字》，《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9年，116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何琳儀：《<長沙帛書通釋>校補》，《江漢考古》，1989年4期。

 曾憲通：《長沙楚帛書文字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101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字形辭例檢索系統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胡平生：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中<蒼頡篇>殘片研究》，《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年，37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同上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梁靜：《<蒼頡篇>研究》，武漢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，2012年，25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白軍鵬：《敦煌漢簡整理與研究》，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4年，754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張存良：《水泉子漢簡七言本<蒼頡篇>蠡測》，《出土文獻研究》（第九輯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，67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